

● 旋風劍大系

● 不朽宇宙傳奇  
新派武俠巨著

# 劍豪名刀

公孫千羽著



上

● 旋风剑大系

● 不朽宇宙传奇  
新派武侠巨著

# 剑豪名刀

公孙千羽著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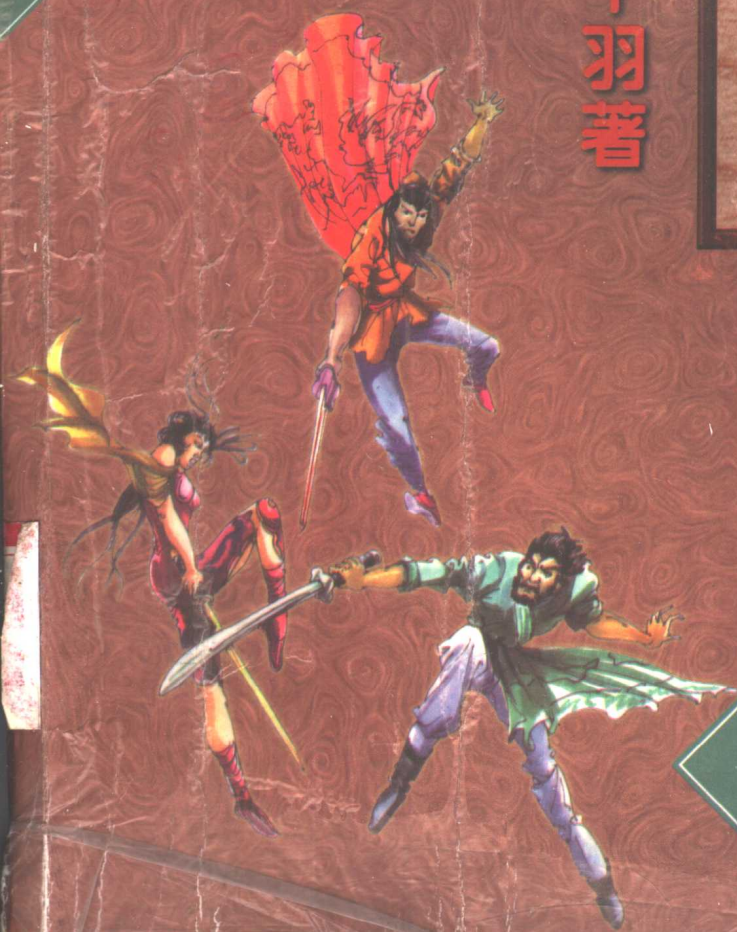


● 旋风剑大系

● 不朽宇宙传奇  
新派武侠巨著

# 剑豪名刀

公孙千羽著



下

劍豪名刀

千禧  
羽后

ISBN 7-80595-426-7



9 787805 954264 >

ISBN7-80595-426-7

1.180 (全三册: 45.80元)

旋风剑大系

公孙羽著

# 剑豪名刃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月娜

封面设计:永强

插图:大水

旋风剑大系

剑豪名刀

公孙千羽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政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1.5 字数:504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595-426-7/I·180

(上、中、下册) 定价:45.80 元

## 内 容 简 介

南北武林领袖史烈、程中和，练得一身绝技“南刀”、“北剑”。为查探一件武林公案，不幸中了奸徒预先布置的暗算。

奸徒史威冒名史烈之子，妄图称霸武林，掀起一场场轩然大波，制造了众多残不可睹的血案……

史烈之子史菩为揭穿史威之阴谋，走南闯北，求师学艺，历尽艰辛，终于挫败了史威的野心。

本书采用新的艺术手法，勾勒各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引人入胜，读后，令人回味无穷。

## 一 义薄云天

天上，没有星，也没有月，黑沉沉的，象是要塌了下来。

地下，更是漆黑一片弥漫着一种令人心烦意乱的窒息气氛象是打足了气的皮球，就要炸裂开来了。

一条懒龙似的山谷，自西北至东南，不宁静的躺在梵净山一角，山风掠过，遍地松涛，整个山谷都似翻腾起来了。

蓦地，一声怒啸从山谷深处冲霄而起。

刹那间，转归于可怕的沉寂，沉寂……

甚至，那凛冽的山风可倏然之间消失了威力。

窒息而寂静的压力，象是维持了半世纪这久，才被一阵喘息之声冲开了一丝缝隙。

两条黑色的人影，互相依偎着，高一脚，低一脚，重一步，轻一步的从深谷之内，慢慢蠕动着移了出来。

忽然，一个踉跄，两个人脚下一虚，身子向前猛然一载，收势不住，冲出丈远之外，“轰！”的一声，滚作一团。“哎哟”两声，摔得实在不轻。

半天之后，一声苦笑，其中一人道：“二弟！我实在不行了！”

另一个，仰天发出一阵惨笑，恨声道：“天呀！想不到你我北剑南刀会在这梵净山内，阴沟里翻船，中了七煞神君的诡计，死于此地，恨呀！恨呀！大哥，我好恨啊……”

话声未了，忽然单掌一举，向身侧一棵碗大的松树击去。

掌力落到树上，那仅只有碗口精细的松树，只微微的动了一动，竟毫无损伤。

南刀史烈惊天动地的功力，这时连一株小小的松树也伤不了，岂不成了天大的大笑话。

南刀史烈脸上一阵痉挛，颓然叹了一口气，道：“完了！我们北剑南刀什么都真的完了！”

说起北剑程中和与南刀史烈二人，称得起是当代武林中二位盖世奇侠，年纪轻轻，就已一南一北领袖群伦。

北剑程中和不过三十六岁。

南刀史烈更年轻，只有三十左右。

二人英雄重英雄，在一月之前，断然放弃南北霸主之争，化戾气为祥和，结了兄弟之盟，奠定了南北武林团结的基石。

这次为查探一件武林公案双双结伴来到梵净山。

不料，竟在这梵净山内，中了奸徒预先布置的奇毒，落得有力难施，狼狈而逃。

这时，二人毒性已发，看来只有葬身于此了。

南刀史烈怒气冲天，恼恨不已。

北剑程中和却是非常宁静的，淡淡一笑，道：“二弟，事已至此，恼怒何益，我看我们也不挣扎了，还是利用这剩余的有限时光，兄弟俩好好的作一次畅谈，聊慰残生吧。”

南刀史烈惨然一笑，道：“大哥胸襟如海，视死如归，小弟真是不如你远甚了。”话声一顿，叹了一口气，又道：“大哥，你歇歇，待小弟在附近找找，看看有没有配得上我们北剑南刀，春秋双义的葬身之地。”

北剑程中和笑道：“二弟，到这时候你还讲究这个。”

南刀史烈似是受了北剑程中和慨然的感染，态度一变，也轻松地一笑，道：“北剑南刀，生为武林之雄，总不能死得太窝囊吧！”

北剑程中和点头道：“愚兄实在走不动，那么多劳二弟了。”

南刀史烈晃了晃头，提起最后一口真力，双目陡的一亮，踏着重浊的步子，向左边一株华盖大树走去。

北剑程中和忽然又叫了一声：“二弟……”

南刀史烈上步回头道：“大哥，你有什么话要说？”

北剑程中和道：“我要告诉你一句话。”一顿，正色道：“说功力北剑不如南刀！”

南刀史烈哈哈一笑道：“说人缘南刀那及北剑！”

二人相视一笑，默契于心。

南刀史烈举步走近那棵大树，惊咦一声，道：“大哥，下面有一户人家！”

说着，人又走了回来，扶起北剑程中和道：“如果运气好，说不定我们都有救了。”

北剑程中和倚在南刀肩头上，两人一步一拖的向那户人家的一幢茅屋走去。

屋内射出一道灯光，照到他们脸上，他们已是到了那户人家门首。

两人想也不想，山居人家在三更半夜，怎会犹未入睡的道理，举手便向门上叩去。

屋内无人应声，但门扉却是“呀！”的一声，被他们推开了。

这茅屋并排三间，开门就是正厅。

厅中桌上放着一盏油灯，火苗大得窜起二尺，桌旁赫然坐着一个身穿黑袍的老人，发出一声阴笑道：“二位果然名不虚传，功力高绝，中了老夫的绝命九毒，居然还能支持到现在，可敬可佩！”

二人先是一怔，接着对视了一眼，同时一昂头，也不知那来的气力，大步进入屋内，在那老人对面墙边坐下。

南刀史烈冷笑一声，道：“老鬼，你等在这里，意欲何为？”

那黑衣人嘿嘿狂笑道：“我七煞神君尤厉，敬你们是一双人物，

特为你们送解药来！”

“啪！”的一声，把一颗黑色功丸，放在桌上，又冷笑道：“但是，只有一颗！”

斜目瞧着二人，一脸阴狠，道尽了他一肚子坏水。

北剑南刀各自眉头一皱，瞧也不瞧那颗药丸一眼。

七煞神君万厉“哼！哼！”二声，道：“二位放心，老夫这粒解药绝无任何附带条件，谁先抢到，便是谁的。”

南刀史烈一咧嘴，答上了话，冷笑道：“你说的话算数么？”

七煞神君尤厉阴森森的道：“南刀北剑携手合作，老夫颇三分顾忌，单打独斗，你们谁也不是老夫的对手，留下你们任何一个，都威胁不到老夫，老夫犯不着失信于你们。”

南刀史烈道了一声：“好！”

一个箭步，射到桌前，伸手抓起那粒解药，投入口中，道：“我姓史的总有一天要替我程大哥报仇！”

七煞神群尤厉哈哈大笑道：“要是你，这仇只怕永远也报不了！”推座而起，带着一阵大笑，飞射出屋，笑声渐走渐远，终至消失不闻。

北剑程中和怡然而笑道：“二弟胆识兼具，那老魔竟无从施其技俩了。”

南刀史烈走近北剑程中和身边，笑道：“大哥，你不笑我太自私吧！”

北剑程中和道：“你天赋比我高，正是老魔将来的克星，理应当仁不让，才是大英雄人本色。”

南刀史烈惨然一笑，道：“多谢大哥谬赞！小……。”

一语未了，忽然翻手一指，点了北剑程中和软麻穴。

北剑程中和一愕，道：“二弟！……”

南刀史烈那让他说话，一抬腕又压开了北剑程中和的牙关。

北剑程中和双目一闭，他心痛到了极点，想不到这位盟弟，在

这时候还会对他下辣手来。

正当自悲自哀之际，忽然觉得喉中被南刀史烈送入一物，一股辣椒之气滚喉而下，落入肚内。

同时，耳边响起南刀史烈的声音道：“大哥，请你原谅小弟不得不有这种手法对付你，要不这样做，我知道你绝不会服用这颗解药的。”

敢情，南刀史烈并未将那颗解经吞入腹中，只压在舌根之下，他早就存心拼着自己一死，来保全自己这位盟兄了。

话说完，南刀史烈仍未将北剑程中和的下颌托回，又从怀中取出一只玉瓶，倒出一粒清香扑鼻的红色药丸，托在掌中，向着以目圆睁，泪珠滚滚，作声不得的北剑程中和又道：“大哥，这是你弟妹给我的一粒‘玉苏丸’有固本培元、增强功力的奇效，小弟所中毒未解，服之无益，一并送给大哥了。”单指一弹那颗“玉苏丸”化作一道红光，射入北剑程中和口内。

这时，北剑程中和已是激动得全身抖颤不止。

南刀史烈这才出手托回北剑程中和下颌，又解了他的穴道。

北剑程中和大号一声，抱着南刀史烈，哭道：“二弟，你……你…这样做叫愚兄如何受得了呀！”

南刀史烈功力虽然比北剑程中和深厚几分，由于已存必死之心，一鼓作气，消耗体力甚多，现在再也支持不住，身子一软，倒在北剑程中和臂中，笑道：“我不行了。”

经剑程中和急叫道：“二弟，振作起来，我抱你求医去。”

南刀史烈苦笑道：“大哥你别忘了，你的功力还得等半个时辰才能恢复，而我，再也支持不过半个时辰了。”

这是事实，北剑程中和一经说明，那有不知道之理，这还是因为南刀史烈功力比他深厚，才能再挨半个时辰，如果是他北剑自己，只怕再难支持过一盏茶时光。

当然，北剑程中和在服了解药，只要功力未恢复这前，不发生

其他变故，他是死不了的。

唯其如此，以北剑程中和的淳厚心性，眼看着义绝千秋的义弟，行将毒发而死，竟是束手无策，怎不伤心欲绝？不由抱住南刀史烈感愧的大哭起来。

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

北剑程中和一面伤心放声痛哭，一面不住的哀呼道：“二弟，二弟，你的功力比我高，原该留下你来对付七煞神君才是啊！”

南刀史烈仰脸瞧着北剑程中和赤红的双目，一叹道：“大哥，你错了，我有自知之明，对付不了七煞神君！”

北剑程中和不由止住悲声，愕然道：“二弟，你要是不成，我岂不更没希望！”

南刀史烈含笑道：“大哥，你成！七煞神君怕的只是你，如果这解药是你先吃了，七煞神君便不会这样轻易的放过你，结果，是我们双双毙命于此，我们也就没有除邪报仇的机会了。”接着，忽然仰天哈哈大笑起来，喘息着道：“小弟看穿了老魔的心机，总算死得无憾了。”

北剑程中和摇头苦脸道：“二弟，愚兄永远忘不了你的好意，可是，你用这些空洞的话，安慰不了我破碎的心。”

南刀史烈脸色一正道：“大哥，我说的全是真话和实情！”

北剑程中和剑眉双蹙道：“二弟，你……”

南刀史烈截口道：“大哥，别的不说，我先问你两句话。”

北剑程中和道：“二弟，你有话尽量说吧！”

南刀史烈道：“大哥，我问你，我死之后，你能不能号召南北英豪为我们报仇？”

北剑程中和点头道：“二弟，我知你的那些深明大义，当不会轻易背盟。”

南刀史烈一笑道：“如果大哥死了，小弟却无法维系北方好汉的团结。”

北剑程中和黯然道：“小兄甚是惭愧，未能好好开导北方同道。”

南刀史烈道：“说一句过虑的话，如果小弟个人活着回去，大哥那些朋友很可能会认为是小弟杀死了大哥。”接着，话声一扬道：这也就是七煞神君故意留下一粒解药的原因，他希望小弟活下去，好乘机挑拨离间，造成南北武林的再次对立，以遂其独尊天下的私欲，说不定他这时已在外面大事宣扬着小弟的人面兽心……”

他话说得过急，气力难继，顿的一顿。

北剑程中和叫了一声，“二弟！……”

南刀史烈缓了一口气，摇手打断北剑程中和的话，接道：“大哥，你不要阻止我，我这时精神很好，你让我说下去。”又复一顿。

他那里是精神很好，分明是回光反照的现象。

北剑程中和吸了一口气，又道：“大哥死了，南北英雄马上又是分裂局面，而小弟死了，却也与大局无碍，说不定能激起他们的同仇敌忾之心，一鼓消灭七煞神君，替小弟报仇，也消弥了一场武林浩劫，大哥，你说小弟死得有没有价值！你该为我高兴才对，为什么还在流泪？”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话声陡的弱下去，“唉！”声一叹，低缓地道：“大哥，小弟一死百了，大哥活着的责任，却是无比的艰巨，你要勇敢的活下去啊！”

说了半天，南刀史烈原来怕北剑程中和义不独生，故而苦口婆心，提醒北剑程中和千万死不得。

北剑程中和心事正被看中了，同时也被他一语点破了迷津，不觉豪气如云，双目精光电射，昂首扬声道：“二弟，大哥答应你，我会坚强的活下去，为你，也为全天下武林！”

南刀史烈脸上绽开一团笑容，探手向怀中摸去，道了一声：“这……”

一口气接不上来，头一垂，就这样死在北剑程中和臂弯中。

三年之后，北剑程中和发奋图强，结合南北武要群豪之力，消灭了不可一世的大魔头“七煞神君”。

五年之后，北剑程中和举家从北地迁来梵净山，在南刀史烈殉难之处，盖了一座“梵净山庄”。

可是，如今十五年了，北剑程中和找遍了天下，却始终没有找到南刀史烈的妻子彩虹女许萍。

她真象飘萍一样，带着大肚子，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此心耿耿，北剑程中和脸上，也再未出现过开心的朗笑。

北剑程中和率领南北群雄扫灭“七煞神君”后，实至名归，成了江湖上首屈一指的头号人物。

他自迁居梵净山以来，风移水转，这偏僻的梵净山——梵净山庄——俨然成了天下武林重心。

平日排难解纷，一言九鼎，无论黑白两道，各大门派对他莫不尊崇倍至、礼敬有加。

于是，请他帮忙的人更多了，他本人乐于出头理事，在各方请命之下，使他马不停蹄，东奔西走，一年之中，真难有几天清闲的留在家中。

他在家日子虽然不多，但梵净山庄总是热热闹闹的。

因为他人缘极好，朋友很多，人来人往，长年穿流不息，同时，又有些知交朋友，简直就以他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住在梵净山庄了。

这些朋友，也替他处理梵净山庄对外的大小事务，而其中又由九头太岁钟竟年总揽全责。

九头太岁钟竟年确也忠心耿耿，不负所托，替他分劳不少。

家务则由二夫人闪电娘子蓝纫秋主理，因为大娘子玉美人白倩如生性柔和不善理家，乐得清闲自在，一心礼神拜佛。

大娘大子玉美人白倩如生了三男一女：老大程管，老三程雅慧，老五程明，老七程叔。

二夫人闪电娘子蓝绉秋生了一女二男：老二程宁，老四程雅珍，老六程胥。

五男二女之中，最大的老大程管也不过二十左右，最小的老七程叔还只有十三岁。

这些孩子，从小就在一班伯伯叔叔中长大，五花八门的功夫，学得又博又杂，样样都懂，样样稀松，没有一个及得上他们老子北剑程中和十之一二。

他们功夫虽不高，但是却从没有遇到过敌手，这理由很简单，大家都给他们老子北剑程中和面子之故也。于是，这些孩子，由于后天环境关系，多多少少养成了一些骄气。

北剑程中和不是糊涂人，当然也看出了自己的孩子难继父业，不可能保持家声。有心亲自管教，又苦于中事务太多，抽身不出。同时，他还不死心，总想找到彩虹女许萍，以慰盟弟南刀史烈之灵。

如果找不到彩虹女许萍，把她接到梵净山庄来善加瞻养，这是他死也不能瞑目的恨事。

所以，他虽看出自己的孩子一个个不成器，但要他的教导，却也无法退好多江湖，居家课子。

这次他出外，差不多又有半年了。

再有半个月，就是南刀史烈成仁全义的十五年忌日。

这个日子，照例是梵净山庄的一件大事，北剑程中和每逢这个日子，不论在天南地北，也必在一个月之前赶了回来，亲自安排奠祭，绝不假手任何人。

可是，这一次离开大祭的日子不过十天左右了，他竟然还没有赶回来。

大家在谈论着：不知北剑程中和在外面出了什么事？

自然间全庄，笼罩着一种不安的情绪。

就他那几位少爷千金，也出奇的安静了不少！……

近几日来，甚至连天气都变了，细雨连绵，下个不停，说大不

大，说小不小，真是使人心烦得很。

低垂的云层，把夜幕早拉下了半个时辰，才只是黄昏时光，山谷里已是阴阴暗暗，黑沉沉的了。

偌大的梵净山庄，也显得过份的清静。

突然，一声希聿聿的马嘶声，划过长空，传入了梵净山庄。

沉闷的梵净山庄，顿被那声马嘶声，引起了极大的骚动。

那是北剑程中和座下宝马“乌云盖雪”的特有嘶声！

庄主回来了！

梵净山庄大门口挑起了八盏比人还大的风灯，全庄在这间大放光明，也照亮了半片天。

一匹回槽骏马似箭一般向梵净山庄冲来，马上是一个劲服疾起的汉子。

看那身打扮，来人怎会是北剑程中和！

“小子！你是谁？敢偷我们庄主的马！”一声暴喝，闪出一条人影，伸手一抓，扣住急冲而来的骏马辔头。

这人好大的臂力，那样奔快的马，晚被他单臂之力一扣而止，四腿一挤定在当地。

马上的人，一个收势不住，从马头上倒翻下来。

他，也不含糊，双臂一抖，使了一式“飘风落叶”，身手矫捷的落到地上，急口道：“钱牛哥，我是李顺！”

敢情，他也是梵净山庄的人。

“李顺！庄主出了什么事？”

一条高大的人影，一步跨到李顺身边。

李顺在梵净山庄算不上什么人物，凭他的身份，根本不够资格使用庄主北剑程中和的坐骑，这时，全庄正为庄主误期不归的事耽心着，自然他冲口而出的，也是庄主安危。

李顺抬眼一见来人，竟是全庄权势最大九头太岁钟竞年，神态一肃，忙答道：“庄主很好，没有什么事！……”